讚錢與罵錢

安立志

對任一事物，或讚或罵，或褒或貶，都不是無緣無故的；人的身份、水平不同，同樣是罵，同樣是讚，風格也截然不同，如同《紅樓夢》裡的薛蟠與鳳姐。而在本文中，不僅罵與讚的都是同一事物——錢，而且罵與讚的也是同一人物，那就是朱載堉。

朱載堉（一五三六——六一一年），係明太祖朱元璋九世孫，嘉靖帝的侄子，著名音律家、曆學家、數學家、文學家。朱載堉雖貴爲皇族，因宮闈內鬥，一生遭際，飽經風霜，充分體會了宮牆之外的人情冷暖，世態炎涼，以致於朱載堉筆下許多散曲名篇，往往充滿了強烈的現實主義色彩，《錢是好漢》與《罵錢》，就是其中兩例。兩篇文章，同一作者，一褒一貶，一罵一讚，如果換成別人，說不定就有自相矛盾，「精神分裂」之譏，而在於他，卻體現了作者多面的社會觀察角度，體現了作者多姿的文學表現技巧。先看他如何讚錢。

[山坡羊]錢是好漢

世間人睜眼觀看，論英雄錢是好漢。有了他諸般趁意，沒了他寸步也難。扬子有錢，走歪步合款；啞巴有錢，打手勢好看。如今人敬的是有錢，蒯文通無錢也說不過潼關。實言，人為銅錢，遊遍世間。實言，求人一文，跟後擦前。再看他如何罵錢。

[黃鶯兒]罵錢

孔聖人怒氣沖，罵錢財狗畜生！朝廷王法被你弄，綱常倫理被你壞，殺人仗你不償命。有理事兒你反覆，無理詞訟贏上風。俱是你錢財當車，令吾門弟子受你壓伏，忠良賢才沒你不用。財帛神當道，任你們胡行，公道事兒你滅淨。思想起，把錢財刀剝，斧砍，油煎，籠蒸！

其實，錢的取得與使用，不過是人的觀念、素質、修養、品德等等綜合因素的作用，與無香無臭、無美無醜、無善無惡的錢原是不相關的。由於錢在社會生活中已經成爲財富與權勢的符號，成爲一些人物社會地位的外在標誌，於是，錢的形象已經成爲社會的形象，因此，對錢的評論就是對社會的評論，人們對社會的褒貶與罵讚，當然就要由錢一體承擔了。先說其讚。《錢是好漢》這篇散曲，體現了《錢神論》的精神內涵，不過，他是從具象的社會生活來落筆，以行時的文學體裁來表現，以淺易的語言文字來描摹的。然而，讀這篇名爲讚錢的散曲，人們何嘗感受到他對錢的讚賞與肯定，內中的嘲弄之詞，諷刺之語，揶揄之言，充斥字裡行間。雖然不如《錢神論》寫的那麼概括與抽象，但在思想指向上，卻是一脈相承。

再說其罵。罵錢的行爲，其實並不自朱載堉始。魏晉之際，就有人將官職視爲臭腐，將金錢視若糞土。「人有問殷中軍：『何以將得位而夢棺器，將得財而夢穢？』殷曰：『官本是臭腐，所以將得而夢棺屍；財本是糞土，所以將得而夢穢污。』」（《世說新語》文學第四）南朝梁臨川王蕭宏，大肆撈錢，「恣意聚斂」。豫章王蕭綜，實在看不上其叔的「貪吝」，竟模仿《錢神論》，寫了一篇《錢愚論》。（《南史・卷五十一》）這篇《錢愚論》雖然沒有流傳下來，想來這其中好話不多，不然，梁武帝就不會批評兒子，「天下文章何限，那忽作此？」當然，罵一罵也並非毫無作用，就以《錢愚論》爲例，「雖令急毀，而流布已遠，宏深病之，聚斂稍改」。

朱載堉寫錢，讚與罵是分別進行的，而西方的莎士比亞，他對錢的讚美與詛咒卻融爲一體。他在《雅典的泰門》中借劇中人物之口，曾對金錢發過一大段獨白：金子，黃黃的、發光的、寶貴的金子！……只這一點點兒，就可以使黑的變成白的，醜的變成美的，錯的變成對的，卑賤變成尊貴，老人變成少年，懦夫變成勇士。……它可以使受詛咒的人得福，使害着灰白色的癩病的人為衆人所敬愛；它可以使竊賊得到高爵顯位，……它可以使雞皮黃臉的寡婦重作新娘，即使她的尊容會使身染惡瘡的人見了嘔吐，有了這東西也會恢復三春的嬌艷。它會使冰炭化為膠漆，仇敵互相親吻；……它是一尊了不得的神明，即使它住在比豬巢還卑劣的廟宇裡，也會受人膜拜頂禮。

莎士比亞以高度藝術化的語言再現了社會生活中普遍存在的冷酷的金錢關係，內中所包容的深刻哲理與強烈的情感力量，經久不衰地警醒着後來人，以致於馬克思在撰寫《資本論》時將它作爲有產者追求資本的絕妙註釋。而朱載堉的讚錢與罵錢，則以典型的中國風格，鮮明的民族形式，生動的文學語言，深刻的思想內涵，在中國的思想史和文學史上留下獨特的地位。

鳥瞰的小狗

劉荒田

名居人語

好在，舊金山的納山是高級住宅區，如果是貧民窟，這陽光被霧氣稀釋爲脫脂牛奶的混沌午間，是很教人心神不安的。不錯，這兒很靜，車聲、花粉症患者的噴嚏不時傳來，盲者的白杖戳在水泥人行道，清脆得讓你心驚膽跳。然而，這靜和安寧不搭界，反而帶上由過度的頹廢發酵而成的死氣。我因之起了末世的沮喪，拖着沉重的步子，走在沙加緬度街上。頭上有尤加利樹的影子，我居然怕葉子脫落，擊破頭髮稀少的顱頂。就在我張望簌簌作響的樹木和樹上死樣活氣的老天時，一對銳利的小眼在緊盯，從街角公寓的二樓。我驀然一驚，退了一步。抬頭細看，兀自笑起來。一隻狗罷了，小不點兒的西施犬，蹲在臨街的落地窗前。唉，好厲害的目光，我以爲是國土安全部的反恐專家呢！它的姿態，介乎隱士和哲人之間，兼有出世的超然和入世的冷峻。這就是不動彈的好處。人在打坐，無所事事卻內涵豐富，可與日理萬機等量齊觀。

狗在鳥瞰人寰。如果它是詩人卞之琳，在樓上看，我首當其衝，成了它毫不養眼的風景；同時，它成了我的風景。一隻遠比人低級，停留在隨處大小便的不雅階段的寵物，居然這般悲憫地俯視我。我不能不感到悲哀。誰給了它居高臨下的特權？然則，倘換上我，承襲卞之琳的餘緒，在樓上俯向低處紛擾萬狀的衆生，誰給了我拖捨憐憫的優越感？莊周夢蝶，蝶夢莊周。我是狗，狗是我。換個位置，是視覺上的政黨輪替嗎？

我站在狗的腳爪下方，揮了揮手，狗不動。不見狗的主人出面干預。我踮了踮腳，作恐嚇狀。狗把眼光略收回，頭垂得更低。這時才曉得，我剛才並沒有進入它的視野，它一直在遙看遠處乃至世外的風雲。終於，它看到蹦跳着的人，它一定嘲笑我的無聊，我作勢起跳的形象，沒它豎起單腿撒尿漂亮。它一定生我的氣，爲了我平白干擾它的凝望與沉思。這不，它吠起來了，汪汪，我逃遁無蹤。

非比尋常的三十年

葉周

往事點滴

中美建交和中國改革開放具有某種緊密的內在關聯，這是不容置疑的。不論是前者，還是後者，都是攸關中華民族發展路向的大事。

美國前總統卡特在近期接受媒體訪問時回憶：「（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五日，北京和華盛頓同時宣布了建交公報。……三天後，我想是十二月十八日，鄧小平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歷史性地宣布將徹底改變中國的經濟和社會制度……

「我記得一件有趣的事情是，我的科學顧問弗蘭克・普雷斯到北京和鄧小平會談。當時中國是白天，而這邊是半夜，我正在白宮睡覺，電話鈴響了，當時是凌晨三點鐘。弗蘭克・普雷斯說，『總統先生，我實在不願意打擾你休息。』我說『肯定是發生了危機。』他說，『不是，我正和鄧小平副總理會見，他問了一個我無法回答的問題。他想知道能不能送中國學生到美國留學。』我說，『當然可以。』弗蘭克・普雷斯說，『他問能不能派五千人。』我說：『你告訴鄧小平他可以派十萬人。』」中美建交的當月，鄧小平就訪問了美國。並從此掀開了他訪問歐美、日本等其他發達國家的旅程。改革和開放在鄧小平的治國藍圖上是兩個緊緊相連，不可分割的戰略決策。兩者相互依存，相輔相成。

還記得一九七二年尼克松總統訪問中國時，中國還處在一種十分封閉的狀態。那時我尚在中學讀書，尼克松總統到上海的那天，全城市民被規定不能上街。學生被關在電影院裡。我記得看了一連串的樣板戲，其中還有一齣《奇襲白虎團》，講的就是中國人民志願軍如何在朝鮮戰場上殲滅美軍。可是電影院的門外，美軍的總司令正在訪問。那天，我們在電影院裡關了整整一天才被放出來。

在大學讀書時，第一次聽到交響曲《星條旗永不落》，《一個外國人在紐約》。旋律忽而慷慨激昂，忽而嘈雜紛亂，讓我對太平洋彼岸的那個陌生的國度產生無限的遐想。我彷彿看見一個初來乍到的外國人戰戰兢兢地走在車流如梭的繁華都市的街頭。想出去看看，所要印證的也就是那些旋律在我記憶中留下的最初的美國印象。

剛到美國時，中國還處於改革的艱難時期，鄧小平還沒有開始他爲世人所稱道的第二次南巡講話。人們還在爲要不要繼續改革而爭論不休。作爲身在美國的留學生，心中依然掛念着自己的祖國的每一點細微的變化。而在美國，不論是在大學校園裡還是再進入傳媒工作以後，時時牢記着作爲一個中國人的尊嚴。儘管初來時身無分文，但也不忘保持尊嚴。

在作爲求學者積極熟悉美國社會的同時，我所接觸到的美國人，也開始面對着逐漸增多的中國留學生，增加着或者改變着他們對這個東方遙遠國度的了解。

我在三藩市遇到的第一位美國白人教師安娜。她年輕美麗，性格開朗。我問她什麼時候開始知道中國？她說早就聽說過那是一個很遙遠的國度。一直到中美建交了，才經常可以聽到一些關於中國的消息。眞正的感性認識，還是開始於近幾年和來自中國的留學生有了接觸之後。

有一次我們共進午餐。話題又談到了對中國的認識。因爲她說起看了一部很好的中國電影《菊豆》，她的男友是研究東方文化的博士生，也十分喜愛。《菊豆》的故事描述的是二十年代中國農村的一個悲慘的愛情故事。我忽然想到在國內我們時常爭論的一個問題：在國際上得獎的影片，是在展覽中國人的落後、貧窮面。於是我便問她：「你是不是以爲現在所有的中國人，都是像電影中的人一樣生活着？」

「我沒有這樣想，電影說的是二十年代的事。」「那麼你對中國人的感性認識從哪兒來？」似乎不用我解釋，她打斷了我的話：「來美留學的中國學生我見了好幾位，他們給了我最眞實、最具體的印象。」稍頓她又詼諧地補了一句，「現在的中國人應該像你一樣。」

我們相視哈哈大笑。我的擔心是多餘的，它使我想到，這世界上不僅存在着西方對東方的誤解，同樣也存在着東方對西方的誤解。

等我離開大學，進入電視工作的行業，有一次參加籌備三藩市電視家協會的頒獎活動，期間我回了一次上海。一九九九年五月八日我即將返美時，驚傳一個消息——北約聯軍轟炸了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次日全國各地的大學生激憤難平，上街舉行反美示威。返美後我又去開會。總策劃史東悄悄把我拉到一邊問：「中國是不是利用這個事件重新排斥西方？」我沒有正面回答他的問題，只是曉之以事實。「現在事態趨於緩和，政府已經阻止學生上街。可是這次轟炸確實激起了中國人民的義憤。」他忙解釋道：「那是誤炸啊！」我就說：「爲什麼會發生這樣嚴重的失誤呢？又怎麼能使中國人民相信這是你們所說的誤炸呢？需要具有說服力的解釋。」史東見我不卑不亢，說得有理，也表示同意。他又進一步關切地問：「在中國的美國人安全嗎？」我就告訴他在機場遇到一個美國遊客，見到我能說英語，覺得很親切。我曾經問他這幾天有沒有遇到麻煩。他說，沒有人傷害他。唯一不太好受的是，坐在酒吧裡喝酒時，看到電視裡播送着學生示威的鏡頭。「現在的中國畢竟已是開放了二十年的國家。」史東臉上終於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葉周和美國同行在一行海。

通過和史東的交流，我體會到如何有利有節地和面前的美國人打交道很重要。他們直率、坦白，有想法會直接表達出來。不太願意在背後或者桌子低下嘀咕。對方作出解釋和陳述時，他們養成了一套傾聽的文化禮儀，不太見到各顧各講，相互爭吵的場面。和史東的交往，其實是兩種文化，兩個世界，兩個族裔的對話。我們從互不相識，缺乏信任，經過加強溝通，增進相互理解，這是一次非常實在的文化交流。我十分慶幸，自己有機會扮演增進交流的角色，我和他們有了對話的機會，才可能有相互理解的緣份。

一年多以前，曾經在一個場合聽到一個專題演講，宣講人來自FBI，也就是聯邦安全部門。這位頭髮斑白的白人男性向聽衆簡單地介紹了亞太區域的現狀，緊接着又對未來國際形勢的發展作了一些推測。他的有一些說法是十分有趣的。譬如他直言不諱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利益，他斷言在今後五到十年，中國在經濟和軍力上的崛起是一個不可忽視的事實，並且隨着中國經濟上國力的增強，軍事上的威脅也不可避免。顯然，這是我第一次親耳聽見一個主流社會的美國人在公開場合用這樣的口脗談論中國。這不就是甚囂塵上的「中國威脅論」嗎？可是亞太地區的國際形勢在近半年已經發生了戲劇性的轉變，台海兩岸的緊張關係，因爲國民黨的重新執政而得到緩解；朝核的緊張局勢也因持續了一段時間的六方會談取得的實質性進展而得到緩解。前不久又聽到來自華盛頓的兩位共和黨高級智囊舉行了一場外交政策的說明會。這兩位先生，都已踏入不惑之年，代表了美國國策研究的中生代。他們是布什政府的國家安全顧問和白宮亞洲政策顧問，可謂來頭不小。他們直言不諱在今後的十年內，本世紀世界經濟的快速增長將不在七大工業國範圍內，而是來自亞洲的中國和印度。

對於與中國關係的現狀，他們回顧了本世紀初，布什政府剛上任時兩國軍機相撞事件時的緊張關係，經過這些年在朝核和伊核問題上的合作，使兩國關係從原來的對手，發展成爲如今的合作夥伴。顯然，對於中國國力的迅速崛起，他們是有喜有憂。

中國改革開放的三十年，同時也是中美建交的三十年，對於世界和平的影響，對於中國繁榮富強的作用都是十分重要的。而我經歷了這個不平凡的歷史時期，即是一個親歷者，也是一個受益者。我有幸見證了這精彩絕倫的偉大三十年，見證了鄧小平作爲歷史偉人的精彩的一筆。他的英明決策，帶領中國走出了政治鬥爭的泥淖，更爲世界局勢的發展，提供了一種嶄新的視野。

長春舊書市場一瞥

易水寒

文化什錦

與其他行業一樣，長春市的舊書市場也是由自發狀態開始的。大概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在吉林省外文書店的對面，永昌路、四分局一帶，每逢周六周日，一些舊書販子就擺攤賣書。當時，外文書店是長春市最有名的書店，東北師大、吉林大學的師生們常到這裡買書。舊書市場依託於此，規模越來越大。到後來，整整兩條街都是舊書攤，前不見頭，後不見尾。眞是壯觀啊！二〇〇一年，市政府大概是嫌舊書市場影響市容，特地在吉林省圖書館內闢出一塊空地，將舊書攤販們集中於此。二〇〇六年，舊書市場再度搬遷，由室外搬入室內，在西安大路附近的雅居花鳥蟲魚市場的二樓，整整一層，都是一個挨一個的舊書攤位。

幾經搬遷後，長春舊書市場元氣遭損。誠然有市場本身的原因，但更有人爲折騰的原因。一個市場在某個地方形成，冥冥中由其地氣、人脈等因素決定，不能強行改變。好在，有一批忠實的淘書者，始終追隨着書販們東奔西走，才讓舊書市場不至倒閉。

我基本上每一兩個月到舊書市場上去逛一逛，沒什麼目的性，碰到喜歡的書就買下來。其實長春的舊書市場上也鮮見珍本之類，多是大路貨，東北本地風情的內容自然多一些。因爲地緣關係，俄羅斯作家、日本作家的舊書多一些，關於僞滿的、溥儀的也不少。價格都不高。我曾聽一個攤販跟另外一個攤販發牢騷：「五塊錢就是一大關，超過五塊錢就賣不動！」一次，我到舊書市場附近辦事，順便上去逛了逛。一個老太太掂出一摞一九七五年、一九七六年的《紅旗》雜誌給我看，我翻了翻，恰好把「反擊右傾翻案風」、「天安門事件」、「唐山大地震」、「偉人辭世」、「粉碎四人幫」等所有大事件都收進來了，翻雲覆雨，前後形成強烈的對比。老太太說，「一天沒開張了，你給我開個張。兩塊錢一本全拿走，不還價！」我算了算，厚厚一摞也就三四十元錢，太值了！但因爲一會兒要跟人家談事，拎一個沉重的大包跑來跑去，不雅觀，只得忍痛割愛。又過了一個月，再次與這個老太太相遇，問《紅旗》價格，答曰，五元一本，不還價！我說，前些日子，你說兩塊錢一本的。她斷然否認：「不可能！」由此可見，舊書價格不僅由行情決定，也跟賣主的心情有關。價高價低，亦憑運氣！

逢年過節的時候，城管回家休息，有的書販就把攤位挪到樓下的馬路邊上來，一邊曬太陽一邊賣書。價格奇低，甚至論斤買。你挑一大摞，兩三塊錢一斤，買者揀了大便宜，賣者圖個樂呵，眞是一副和諧社會圖。

外地朋友來長春，常有人問，舊書市場在哪裡？我喜歡這樣的朋友，更樂意給他們當嚮導。同爲東北省會城市，瀋陽和哈爾濱居然沒有如此大規模的舊書市場，此二地的朋友來長春，常發感慨。我雖對本地舊書市場不甚滿意，但想想，終歸有這麼個地方，已經難得了。

朱湘，中國的濟慈

西遇塵

人與事

朱湘，字子沅，現代詩人，祖籍安徽太湖。自幼聰明穎慧，天賦極高。六歲啓蒙，七歲習作文。上世紀二十年代，朱湘考入清華大學，受新文化運動的影響，參加了大學的文學社，開始創作詩歌，與清華園的學生詩人饒孟侃、孫大雨、楊世恩，並稱爲「清華四子」，嶄露了不凡的藝術天分。

在清華，朱湘創作新詩，提倡格律詩運動，實踐詩歌格律美主張。朱湘的詩歌風格清麗，音調柔婉，形式工整，節奏紓緩，融匯了古代詩詞曲的長處。他的詩集《夏天》和《草莽集》，正是這些風格和特點體現。出國後，朱湘深受西洋詩的影響，對西洋詩的多種體裁進行了嘗試，譬如他創作的《石門集》，格調與前期詩歌截然不同，並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作爲浪漫主義詩人，朱湘的書卷氣與現實社會格格不入。在清華，他根據自己的興趣任意蹺過課，抵制過早餐點名制度，曾被學校記大過開除。在美國讀書，朱湘忍受不了種族歧視，同學說了句「中國人像猴子」，便憤而退學。在安徽大學任教，校方擅自更改了他主持系的系名，朱湘發誓不教書了。面對命途多舛，朱湘偏執地說，自己只不過是「向失望宣戰」。宣戰的結果是，讓自己窮困潦倒，陷入生活的絕境。

朱湘的生活陷入絕境，很大一部分，緣於詩人性格的乖僻和焦躁，可詩人自己不承認。譬如，朱湘常說：「吾愛友誼，但吾更愛詩藝。」他評論別人的詩，從不留情面，對於那些寫不好詩的人，也寫信去罵。熟悉的人得罪了，陌生人不敢跟他接觸。朱湘的朋友極少，生活中處處碰壁。詩人曾仰天慨嘆：做文章誤了我的一生。

工作丟了，朋友斷了，最後夫妻也散了。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五日清晨，朱湘在極度憤懣失望的情況下，飲酒吟詩，跳江自殺，享年二十九歲。今人談論新詩的貢獻，頭腦裡往往閃現的是聞一多、徐志摩、胡適等人，而朱湘呢，卻被人們在不經意間忽略了。朱湘孜孜不倦地探索新詩格律，嚴格恪守具有東方神韻的美學原則，堅持不懈地實踐新詩主張，努力追求整齊的新詩形式，以及詩韻和內容的合一。他在新詩上刻下的痕跡，豈是今人忽略了詩人本人，而能抹掉的？

詩人去了，卻把靈魂交給了詩壇。詩人死後，魯迅稱他爲「中國的濟慈」。詩人好友羅念生由此引發說：「英國的濟慈是不死的，中國的濟慈也是不死的。」

林黛玉之死

楊不離

如是我見

近來翻了一本周汝昌寫的《夢解紅樓》，裡面有個標題叫《雲散水流黛玉自沉》。

我雖一介草根，讀紅樓不過五遍，且專看吃穿用度，華麗排場，風流才女，詩詞歌賦之類表面上的東西。但要讓我信服黛玉是跳水自殺，別說只是個紅學者，就算曹雪芹寫完了這部書，做此安排，我也覺得不合理。

好像也有其他的學者如此臆測過，但據我所知，這些學者裡面沒有女子。

終究是隔了一層的，他們就只能搬出黛玉身爲十二釵花魁之首，又同百花一個生日，所以處處望文生義，所有牽涉到落花流水的句子都是暗指，更指出，湘雲和黛玉在凹晶館聯詩時的句子：寒塘渡鶴影，冷月葬花魂。說這就是明證。

不知是怎麼想出來的，我只覺着荒誕至極，不得不也說說黛玉之死。

先問，曹雪芹筆下的哪個少女不是花？寶釵是牡丹，晴雯是芙蓉，香菱是菱角花……

要用流水落花的意境來套，是不是她們都該投河？

如果硬要從黛玉的詩裡找出痕跡，那麼葬花詩裡最明確不過的就有現成的關於黛玉對於死的看法：天盡頭，何處有香丘？未若錦囊收艷骨，一抔淨土掩風流。質本潔來還潔去，強於污淖陷渠溝。

如此明白的詩不去看，卻抓着一句「冷月葬花魂」不放。憑什麼去相信你一面之詞？

依着黛玉的詩和性格來揣度，她鍾情於淨土更甚於渠溝。這樣一個完美主義的少女，怎麼可能跳盡骯髒的泌芳溪，任魚蟲咬噬，屍骨腐爛，不堪目睹？黛玉是個多麼愛美且絕美的人物，她絕不會做這樣的選擇。

其實，從全書的情節發展來看，之前寫黛玉的病就已經是一種鋪墊，受情緒影響時輕時重，但從未痊愈過的病，不過是幫助黛玉在賈家被抄衆女子四散流落時，超脫困境的道具而已。作者不忍她這樣一個充滿靈性、潔白美好的少女有類似湘雲、妙玉她們的結局。

黛玉之病，就是她在恰當的時候，質本潔來還潔去的最好理由。

黛玉因病因淚盡而死，這才是最必然的結局。

冰花

延靜

人生在線

春節前夕，北京寒潮襲來，一夜間氣溫降到零下十四度。早上醒來，拉開窗簾，意外地發現玻璃上結滿冰花，禁不住高興地叫了起來。搬到現在住的小區已十多年，看到冰花還是第一次，如從小時算起，已有七十多年沒有見到它了。

看着冰花，我想起了童年。那時我們家住在北京朝陽門外，兩間平房，條件不是很好，夏天日子還好過，但一到漫長的冬季，天氣寒冷，幾個月很難熬。我們住的屋裡，只生一個煤球爐子，做飯取暖都靠它。爲了省煤，夜裡就把爐子滅掉，次日起來再生。前半夜還好，屋裡有點餘溫，但到後半夜，屋裡冷得就和冰窖一樣。早上醒來，窗子上結滿冰花，厚厚的，花花的，每天都是這樣。大人看到冰花心煩，但我年紀小，不懂事，有時卻躺在床上「欣賞」起來。那冰花有的像一株大樹，開滿白色的花朵；有的像一棵棵大白菜，長得粗壯可愛；有的像隻隻喜鵲，落在茂密的叢林；有的還像一個老人，蹣跚地向前行走。幼小的心靈，哪知生活的艱辛。

看着冰花，我又想起了奶奶。我是跟着奶奶長大的。當時才五十幾歲的奶奶，頭髮已經花白，臉上也刻滿滄桑的皺紋，但她對我這個唯一的孫子卻呵護有加。我穿的衣服和襪子破了，她就把針線笸籮拿過來，戴上老花鏡，一針一線地縫補，認眞得彷彿要把心縫進去。夏天夜晚，屋子裡熱，我們就在院子裡鋪上涼席，躺下乘涼，奶奶常常給我講故事，直到我睜不開眼進入夢鄉。冬天，我們睡在一鋪土炕上，奶奶怕炕涼，就把厚厚的褥子鋪在我身下，這還不算，夜裡她還幾次起來，把被子給我掖得嚴嚴實實。有時我看冰花出神，她就悄悄地把棉衣、棉褲拿到我身邊，怕我光着身子起床受涼，催我趕快上學不要遲到。我長大後，奶奶就離開我們，去叔叔家過，我再也沒有看到過她，直到她離開人世，這是我終生的遺憾。

看着冰花，我還想起了母親。我年幼時，父親長年在外做生意，母親是家裡的頂樑柱，她不僅要照顧年邁的奶奶、年幼的我和幾個妹妹，而且一切家務都要靠她一人來操持。冬天很冷，但母親仍然起得最早，生好爐子搬進屋來，頃刻間屋裡開始有了絲絲暖意，冰花開始解凍。又過一會，太陽露出了頭，透過窗楞照進屋來，冰花開始一點點溶化。我們起床時，母親已把早點做好擺到桌上，雖然就是一點稀粥，有幾塊烤窩頭片，還有一點鹹菜絲，但我和妹妹都吃得很香。下午放學回來，我和小朋友在胡同裡玩兒，有時天黑了都忘記了回家，母親又不得不沿街喊我回家吃飯。我稍微長大後，爭着早上早起一點生爐子，爲母親減輕一點負擔，但母親總是放心不下，也跟着起來。直到我都老了，母親也走不動了，但她還是事事處處爲我操心，正如一段諺語所說：「兒子在母親面前是永遠長不大的」。

久違了的冰花，引起我不盡的回憶，這中間有甜美，也有苦澀。我永遠忘不了奶奶、母親和我童年的家。